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德国〕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周国平 译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Friedrich Nietzsc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 (德) 尼采著; 周国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2
(青年尼采作品)
ISBN 978-7-5447-4113-2

I. ①希… II. ①尼… ②周…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IV. ①B502.1②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58783号

书 名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作 者 [德国] 弗里德里希·尼采
译 者 周国平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江 汀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5.125
字 数 92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113-2
定 价 26.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导言
回到哲学的源头

一、关于《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1873年4月，尼采到拜罗伊特做客瓦格纳家，带去了一部誊写好的文稿，题为《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据瓦格纳夫人柯西玛在日记中记载，尼采在瓦格纳的家庭聚会上宣读了这部稿子，分两次读完。这是一本尚未完成的书的草稿，尼采自己在当时的一封信中谈到这部稿子时说：“这个东西距合格的书的形式还很远，我将不断鞭策自己，还须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尝试再次——同一题目的第四次——写作。我曾被迫为此目的进行极为特殊的研究，甚至无畏地涉猎数学、力学、化学原子理论等。我又一次确信希腊人的辉煌。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的道路是伟大的。”^①可见他对这部著作十分重

^① 转引自 *Friedrich Nietzsche, Chronik in Bildern und Texten*.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Wien 2000. S.260. (《尼采传记图文版》，Carl Hanser 出版社，慕尼黑—维也纳 2000 年，第 293 页。)

视，为之下了很大的工夫。然而，计划中的第四次写作并未兑现，这本书始终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在尼采生前没有出版。

尽管如此，本书仍是尼采早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和《悲剧的诞生》一起，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希腊渊源。《悲剧的诞生》出版后不久，他把研究的重心从希腊艺术转向了希腊哲学，这并非偶然的。事实上，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关心的也不是纯粹的艺术和美学问题，而是人生和文化问题。出于对希腊悲剧艺术的独特感悟，他深信，古希腊人成就了最高类型的文化，一种真正能够统率和指导人生的文化。令他痛心的是，这种理想的文化形态久已失落。因此，在《悲剧的诞生》之后的若干年里，他的思考和写作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广义的教育（Bildung），按照他的理解，其任务是以希腊文化为典范，在现代重建一种理想的文化形态。本书之前所写的《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1872），本书之后所写的《不合时宜的考察》（1873—1876），皆贯穿着这个主题。本书也是为同一主题服务的，既然希腊文化最辉煌地体现在艺术和哲学两个领域，为了完整地认识这个典范，就不能不对希腊哲学也作一番深入的研究了。尼采自己说得很清楚，他之所以要写作本书，尝试阐述希腊哲学家的历史，“其目标是通过比较来重获和再造那些天性，让希腊天性的复调

音乐有朝一日再度响起”。^①

在阐述希腊哲学家的历史时，尼采把目光锁定在公元前6至5世纪，即前柏拉图时期。这是希腊悲剧艺术繁荣的时期，而尼采认为，同时期希腊哲学家们“所怀抱的正是悲剧在当时为之诞生的那同一个目的”^②。由此可见，他实际上是把希腊悲剧与前柏拉图哲学看做一种统一文化的不同表达，二者在精神上是同源的，皆怀抱着为人生的目的，与人生有着血肉的联系。在他的笔下，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这些早期哲学家也的确很像是悲剧里的英雄。他写道：“所有这些人是一个整体，是用一块巨石凿出的群像……他们遇不到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助他们一臂之力，以减轻他们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共同来造就叔本华在和学者共和国相对立的意义上称为天才共和国的东西：一个巨人越过岁月的鸿沟向另一个巨人发出呼唤，不理睬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的放肆喧嚣，延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③ 他们的伟大在于，其中每一个人都具有前无古人的独创性，体现了哲学上的一种原型，尼采称之为“纯粹的典型”。相比之下，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只是“他们的不肖子孙”，“缺少了某种本质的东西”，皆是“哲学上的混合

①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原序一。本书第4页。

②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1。本书第13页。

③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1。本书第12页。

性格”。^①因此，要领略原汁原味的哲学，要一睹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的真面目，就必须回到柏拉图以前。尼采终身坚持这一信念，后来只是排除了苏格拉底，而把前苏格拉底哲学形容为最值得我们挖掘的“一切希腊庙宇中埋得最深的庙宇”，并且宣称：“全部哲学的真正尊严在于，它一步步收复古代的土地；重结似乎已经扯碎的联盟，与希腊人——迄今为止发展得最完善的人的类型——的联盟。”^②

然而，使尼采深感遗憾的是，古希腊文化的晚期腐败形态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其早期形态却始终受到错误的评判。^③长久以来，如同人们误解了希腊悲剧一样，前苏格拉底哲学也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古代哲学大师的著作流传到我们手中，只剩下如此可怜的残篇，所有完整的作品均已散佚，这是一个真正的不幸。由于作品的散佚，我们不由自主地用错误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大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来不乏评论者和抄写者，这样一个纯属偶然的事实使我们先入为主地冷落了他们的前人。”尼采对此感慨万分，他说如果书籍真有自己的命数，“这

①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2。本书第15页。

② 《权力意志》419。Friedrich Nietzsche, *Der Wille zur Macht*. Tübingen 1952, 第285页。以下引该书缩写为WM。

③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19 Bände. 1 Register Band, Leipzig, 1894—1926. (《尼采全集》，莱比锡)第10卷，第219页。该全集版本俗称Grossoktav-Ausgabe(大八开本)，以下引用时缩写为GA。

命运想必是充满恶意的，它竟认为最好从我们手中夺走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的奇妙诗篇，德谟克利特的作品（古人把他和柏拉图并提，他在创造力方面还要高出柏拉图一筹），而作为替代，把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西塞罗塞给我们”。^①文献的不对称导致人们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西塞罗树为哲学的正宗，并且以此为标准去评判柏拉图以前的哲学家。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尼采想做的工作是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依靠残篇断简复原前柏拉图哲学家的群像，重现哲学的原型。

这无疑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至少在写作本书时，尼采未能把它完成。他的计划是写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戈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八位哲学家，结果只写了前五人，就半途而废了。他在恩培多克勒那里卡住了，没有阐述这位他十分欣赏的哲学家，也没有阐述他同样给予高度评价的德谟克利特，也许可以部分地用资料的匮乏来解释。他把苏格拉底也列在了古代哲学大师的整体群像之中，由于是最后一位，结果也没有阐述。我们知道，在《悲剧的诞生》中，他是把苏格拉底当做导致希腊悲剧精神灭亡的罪魁祸首进行讨伐的。我们还知道，终其一生，他没有停止过对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批判。

^①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2。本书第17页。

从他在书中对巴门尼德的处理来看，能够进入群像的倒未必是被他肯定的人物，而应该是哲学上一种原型的始祖。就此而言，苏格拉底当然太够资格了。在当时的一个札记中，他曾表示：“我承认，苏格拉底和我是如此相近，致使我几乎不断地与他抗争。”^①令人感兴趣的是，如果当时完成了这部著作，他会怎样阐述这个使他心情极为矛盾的人物呢？或者，人们也许有理由断言，苏格拉底始终是他难以对付的一个难题？

无论如何，本书是值得重视的。在近现代哲学家中，尼采也许是与古希腊文化有最亲近的血缘关系的一个哲学家，我们在很高的程度上可以把公元前6至5世纪的希腊文化看做尼采哲学的诞生地。通过本书中他对柏拉图前哲学家们的独特解读，我们将清晰地看到他是如何形成对哲学是什么和应是什么的看法，也将辨认出他的某些基本哲学思想的早期形态。

^① GA，第10卷，第217页。

二、论哲学和哲学家

1. 哲学家的个性是哲学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历来对于哲学史的阐述，看重的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个体系，哲学史便成为体系更替的历史，结果“势必会埋没那些个性的东西”。在本书的序言中，尼采明确表示，他所使用的方法正与此相反。他把本书称作“阐述远古希腊哲学家史的尝试”，以强调其主角不是体系，而是哲学家。对于每个哲学家，在他们的体系中仅择取“哲学家的个性有着最强烈的显现”的极少数学说，借此来重获和再造那些伟大的人、伟大的天性、伟大的形象。^①

尼采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哲学的认识，这种认识一经确立，

^①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原序二。本书第5页。

日后便贯穿于他自己一生的哲学活动之中。他认为，哲学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体系，而是哲学家的个性。一切体系都必遭否弃，唯有体系中所包含的伟大个性能够长久地吸引我们，它们是“永远不可驳倒的东西”，“历史理应加以保存的那种不容反驳、不容争辩的东西”，“我们必定永远喜爱和敬重的东西”，“后来的认识不能从我们心中夺走的东西”。与体系相比，个性不但是更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更本原的东西。“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世方式无论如何是一度实存过的，因而是可能的。‘体系’，或者至少‘体系’的一部分，乃是这片土壤上的植物……”^①正因为此，衡量一种哲学体系或哲学思想的价值，归根到底也是要看它由之生长的那种个性的价值。

尼采所说的个性究竟是指什么？它肯定不是指一个哲学家的某种纯粹个人特性。在上述引文中，它大致等同于“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世方式”。至于其确切的含义，则唯有在了解了尼采在本书中对希腊哲学家的全部论述之后才可把握，应是指一个哲学家对于人生的独特理解和态度，他的理解触及了生活的本质，他的态度体现了人性的伟大，皆足以启迪民族和人类。

^①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原序一、二。本书第3—5页。

2. 哲学是生活方式而非知识

要知道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看一看希腊人的榜样。希腊人是典型的哲学民族。“其他民族出圣徒，希腊出哲人。有人说得对，要给一个民族定性，与其看它有些什么伟大人物，不如看它是以什么方式认定和推崇这些伟大人物的。在别的时代、别的地方，哲学家是在最敌对环境中的偶然的、孤独的漫游者，他们不是隐姓埋名，就是孤军奋战。只有在希腊人那里，哲学家才不是偶然的。”^①

希腊人的榜样昭示了什么？尼采认为，首要的一点是，希腊人是健康的，而唯有一个民族的健康才赋予哲学以充足权利。健康不是哲学的充分条件，比如说，全盛时期的罗马人是健康的，却无需哲学而生活。但是，健康是哲学的必要条件。对于病人，哲学不但不能使之康复，反而会令其愈益病弱。我们不能单从字面上去理解尼采的意思，他所说的健康和病弱，显然主要不是指躯体上的，毋宁说是指一种内在的生命状态，一种由生命本能发动的生活态度。作为对世界和人生的解释，一种哲学是积极还是消极，就取决于这种内在生命状态。倘若内在的生命力已经衰败，哲学无论作为慰

^①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1。本书第13页。

藉还是解脱都只能加速其衰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庆幸希腊人在生命力旺盛的成年期开始从事哲学，因而得以作为真正的健康人“为哲学做了一劳永逸的辩护”^①。

然而，如上所述，健康只是哲学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一个健康的民族完全可能把旺盛的精力投向外部世界的活动，比如享乐和政治，如罗马人之所为，或者知识，如文艺复兴后欧洲人之所为。希腊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哲学民族，不仅有赖于生命的健康，而且有赖于对生命意义的强烈关切，因而形成了对于哲学使命的一种正确意识。他们“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博学”从事哲学，“凭借对生命的关切，凭借一种理想上的生命需要，约束了他们的原本贪得无厌的求知欲”，从而“创造了典型的哲学头脑”。^②他们以行动表明，哲学按其本质不是知识，而是生活方式。区别于后世哲学家，希腊哲学家的特点正在于“敢于身体力行哲学法则”，“怀着一种单纯的男子气的忠诚以哲学方式生活”。^③因此，我们唯有按照希腊人的方式去实践，而不是凭借渊博的知识，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理解尼采为何视文化为哲学的前提。他说：“一个时代，如果它苦于只有所谓普及教育，

①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1。本书第8页。

②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1。本书第11页。

③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2。本书第19页。

却没有文化，即没有贯穿其生活的统一风格，那么，它就根本不会懂得拿哲学来做什么正确的事。”^①在这里，尼采把文化定义为贯穿一个时代的生活的统一风格。一个时代有没有文化，就看有没有这样一种贯穿其生活的统一风格。希腊人是有的，尼采称希腊哲学家为“处在一种按照统一风格形成的现实文化之中的哲学家”，“有一种铁的必然性把哲学家维系在真正的文化上”。^②综观尼采的全部论述，他所说的这种统一风格应是指对生命意义的关切，正是这种关切把希腊人的生活联结成了一个整体。相反，如果没有对生命意义的关切，只是以求知为目的，无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多么博学也仍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其生活是没有内在联系的碎片。由此可见，在尼采看来，有没有文化取决于是否为了生活而从事哲学，他据此而指出：“希腊人在从事哲学时也是作为有文化的人，为着文化的目的”。^③

用这个眼光审视，现代社会所缺少的正是对生命意义的关切，因而也就缺少贯穿其生活的统一风格。质言之，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对于哲学来说，这当然是一个糟糕的时代。一方面，公开的哲学“都是政治性的和警察式的，被政府、教会、学院、习俗、时尚以及人的怯懦束缚在学术的

①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2。本书第18页。

②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1。本书第14页。

③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1。本书第11页。

表面”。这种伪哲学不具备正当的权利，理应遭到一切有点儿勇气和良心的人的抵制。^①另一方面，稍微像样一点的哲学“始终只是孤独的散步者的学术自白，是个别人的侥幸的战利品，是隐居的密室，或者是老态龙钟的学者与稚子之间无害的唠叨”。“在幸运的情形下，即使哲学家作为太阳系的一颗明星发光，他仍是一颗吉凶未卜、令人惊恐的彗星。”^②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后一句话看做尼采的自况，说出了他在时代中的孤独和悲哀。总之，哲学的整个状况令人沮丧。不过，这不是哲学本身的过错，尼采的辩护发人深省：“你们首先必须有一种文化，然后才会体会到哲学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③

3. 形而上学是信念和直觉而非科学和逻辑

那么，哲学究竟想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呢？前者涉及哲学的使命，后者涉及哲学的方法。

关于哲学的使命，尼采是通过与科学的比较加以阐明的。依据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他发挥道：“哲学通过选择和析出异常、惊人、困难、神圣的东西而使自己区别于科学，就像它通过重视无用的东西而使自己区别于聪明一样。科学……

①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2。本书第19页。

②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1。本书第13—14页。

③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2。本书第19页。

在不惜任何代价求知一切的盲目欲望支配下冲向一切可知之物。相反，哲学思维却永远立足于最值得认识的事物，立足于伟大重要的认识。”因此，“哲学就是从给‘伟大’立法开始的”。^①

我们看到，尼采始终在与盲目求知相对立的意义上把握文化和哲学的实质。他强调要怀着对生命的关切、为了生活而从事哲学，但是，关切生命不是关心世俗利益，为了生活也并非追求有用。其实，利益和有用正是科学和求知背后的动机。相反，哲学所寻求的是神圣而无用的东西，它的使命是给“伟大”立法，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种使人的生命成其伟大的东西是什么，人怎样生活才算得上是伟大的？很显然，所谓对生命的关切，乃是对生命之意义的关切。

这样一种关切不可避免地要把人类引向形而上学。“我们在一切哲学家身上，在他们为了更好地表达它而作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中，都可以发现这个信念，它就是‘一切是一’的命题”，而“这个形而上信念的根源深藏在某种神秘直觉之中”。^②尼采对于这个形而上信念持肯定态度，他显然也相信，生命意义问题的答案有赖于对世界的整体解释。为了找到这个答案，哲学“最常用的办法是，它把最伟大的认识，对事物本质和核心的认识，看做是可以达到的和已经达到的”。希腊哲学史

①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3。本书第24—25页。

②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3。本书第23页。